

寄園寄所寄

寄園寄所寄卷十

漸崖趙吉士怕未輯

受業 鹿 佑蘭 畢 全 男 景衢

吳一元宛先 孫繼拴

校訂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仙

二氏

寄園主人曰一枕黑甜最易費人神智此聖人有  
不博奕之嘆也中山千日酒華山一欠伸寧可為  
天下繩哉取狂士則心薄鄉愿重勇俠則羞千古  
無氣骨男子定情數則怨尤忽消論報施則恩仇宜凜  
至於醫方以濟人之急仙釋以解人之頤均破我  
夢騰良藥也統名之曰驅睡

驅睡寄

狂士

卑以自牧正不須狂雖然小子狂簡德之基也  
道之器也顏延之四子各得其父之一宋主曰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狂亦何病

無錫王孟端工繪事在京師與一商人隣居月下聞吹  
簫聲甚喜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為簫聲而來  
當用簫材報之其人不解事以紅氍毹為餽乞再寫一  
枝為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裂之而還其餽

列朝詩集

永樂中曾狀元梁體貌魁碩文學充瞻朝野咸聳望焉  
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上令左右舉善飲者歛之或舉

二都夔以對上曰朝廷上無一善飲者乎曾聞之即自請往上問曰卿量幾何曰欵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旦謝恩上悅曰不諭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賜之酒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塵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邱玉堂業語

常熟桑悅字民懌讀書一過輒焚棄之為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足之使者乃敬禮焉年十九領成化乙酉鄉薦會闈策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為

吳簡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云而  
夫子來語爲丘學士仲深所黜三試得乙榜年二十六  
籍謫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除泰和訓導仲深嘗爲  
令觀所爲文紹曰出某集民憚心知善曰明公謂悅不  
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仲深爲屈服民憚旣之官  
仲深屬提學掾善遇之掾至問桑悅今何在豈有恙耶  
長吏素遭抑侮皆叩之曰無恙自負不肯來最使吏往  
召之曰通寄且兩淫傳舍地守淒子不暇何得候掾掾  
坐久益兩吏促之民憚怒曰始吾謂天下未嘗無耳者  
邇今知有無耳者掾是也與若期三日後來復則不來  
矣掾聞欲收之緣仲深不果五日後詣掾長揖就外掾

屬聲訶之。民懾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至今兩賢之。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家廊之上耶。因解綬而去。掾不得已。下堦而之。御史聞悅名。召令說詩。請坐講。講未竟。即跣足爬痒。御史不能耐。乃罷講。遷長沙通判。調柳州。意不欲行。人問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遠往。辱之耳。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無任。謫衣苑製。往來郡邑間。民懾中燕市。見其衣。法服。市本朝兩都賦。無有心竊耻之。作兩都賦。蔡阮公咏懷。作感懷五十四章。屈長沙著府言。自以爲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吳郡閻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懾首列狂簡。曰。狂者求許無人。至如民懾。可與進取者也。列朝詩集。

常評事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進士。除大理寺評事。謫壽州判官。遷知寧遠州。卒年三十四。明卿多力。善騎射。時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挾少年較射。問知爲常可事。奉大白爲壽。輒引滿。揮鞭馳去。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赴朝奉。朝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中考功法。調判。歷晉御史。罷歸。益縱聲伎。自放酒。間度新聲。悲壯豔麗。瑤書畫。有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履雙刀。馳馬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蹙。乃出於腹。潰腸死。平陽守王濬爲之收葬。有常評事集四卷。其明淮陰侯詩。中原逐俠。至今猶傳之。全上。



王穉欽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粘竿風。曠諸  
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厚族撲之。輒呼曰。大人奈何。取  
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時已有名。其意不可一  
世。俄推何景明而好薛蕙。薛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  
吉士師。甚嚴重。穉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定學  
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  
已。嘗授官給事中。用言事過。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旣中  
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  
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黽謁諸官。官受延迎耶。  
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  
生來候我國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

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徬過。皆稚欽。皆之。稚欽大罵曰。蔡師悞先生昆。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待。一府中惴伏。不敢動者。分守窘。不能具刲餽。謀於蔡湖。湖爲謝過。稍給之。僅得衣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稚欽多蓬首囚服。應之。服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之。王 空 集 訓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疑其。謂之曰。老鼠。拖生靈。識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

部會公以貧緣事發。奉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  
日。大聲曰。老鳳拖生翼。公始悟結怨之繇。左右編  
以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書者。左右以沈對。便出硃  
頭拘之。沈至。命立廳下。獻技。沈乃爲焚香煮鶴。因以進。  
守不解曰。亦平平耳。明年入覲。見守。談王公首問石田  
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質從者。則硃票所拘者  
也。守大慚。踵門謝過。笑史

魏池生宋登春。好詩。其人徐學謨爲州守。自往物色  
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潞紉。衣烏紺衫。報謁。踞上坐。隸  
人皆竊罵之。守爲投室城中。約移居日。往訪。厨有奉饌。  
日肝花。生斃。屍臥不納守。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晚席。

一葉何。臥牀下。守強起之。索酒盡歡而罷。守欲去。酒之難。赴赴江夏。生送至岳陽而返。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爲道上裝。持一鉢。裝敗衲。行乞三千里。訪守海上。号三  
月別歸。列朝詩集

豐主事坊。字存禮。鄞縣人。爲人在誕傲僻。縱口徇意。所至。人畏而惡之。嘗夢邑子沈嘉川。其盛饌。結忘年交。相得甚驩。或問之曰。是嘗嘲笑公詩。卽大怒。設醢上章。詈之上帝。所詈凡三條。一條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條則布衣文士。孫則爲首。三條鼠蠅蚊蚤虱。其狂易可笑。皆此類。全上

鄉平耿尙忠。徵秀才時。以窮送樂局。屢索不得。且局中

有帳簿覽竟投之火染博士窘甚耿曰汝付我絹我還  
汝簿博士如命取紙筆謄出一字不差密治戊午中試  
第二名署句容教諭取士分房得李某等後數十年李  
以都憲巡撫山東耿進謁為門吏所阻補石擊鼓自言  
耿尚忠來見巡撫倒屣出迎極盡綢繆贈之金不受踣  
蹇而歸

梅憲小史

聖德寄

勇俠

一勇之夫雖萬人敵何有哉。最愛唐人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又云我有莫耶劍不報小人讐。若而人者願與之把臂入林。

未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過龍口二郎。授以法。明文皇時。外國進兵。人曰海裏。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裏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伏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取然。一大耳。海裏固弱。觀之前提其臂。去

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作作嚙嚙狀。曰。任公死生。求其不意。徑提其咽喉。力碎之。海裏不勝痛。倒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後山野記

景泰己巳也。先選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騎來。旗一騎挾弓矢。將游城下。亨徑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縱一騎。陽旗前迎。寇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遙見虎騎上如爪墮地。彪縱騎舍而前。一斧砍落其首。衆旗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其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制此獨高。可以遮胸。必瘦木乃堅。今而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矢透心矣。寇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初敵也。虎聞建昌

湯參將亂勦。字公讓。襄武王曾孫也。十五入學。爲生徒。應天尹下學。傳辭召諸生。後至當筭。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去。周文襄聞其名。召令作啓事。耶立具狀數萬言。文襄上書。薦其有文武才。辟召赴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下。摘古今將畧。及兵事以問。應對如洪鐘。萬衆環視歎賞。于公入對。授錦衣衛百戶。列朝詩集

汪羅德。善歌。慷慨好俠。有膂力。能陸地行舟。精武藝。嘉靖末年。流賊入閩。鉅山劉顯奉詔入閩征倭。與賊遇。我師失利。賊益猖出無方。官兵往禦。莫敢正視。羅德起身與戰三日。賊窘。明日復戰。賊以大帳覆羅德而執之。爲



驚。縣官義之。歲給米養其母妻。鉉書

王慷海鹽人。生有神力。嘗以指觸破屋壁穿之。而指無傷。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驚。師駕漕艘入都。遇劫。慷佯執爨不顧。第取一犬竹。用夾破之。爲薪。而劫者盡斂手去。有徒豪倫。欲盡其。慷飯持鐵叉刺之。慷手飯甌底當叉鋒。跳入倫懷。以筋貫倫鼻孔仆之地。其捷如此。街志

有二賈悞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驚怪殊甚。二賈自念必死也。望煙炊進。望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吾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止。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

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再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  
姓氏。且告以失路艱辛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爲餉。了  
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  
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華野集間

一瓢道人。少讀書。不得志。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  
人拳勇非常。從小枝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罪。匿於羣  
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貲市歌舞妓十餘人。賈酒  
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  
擁鮑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  
心復厭之。以去。常持一瓢。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  
不識。既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爲人畫牛。信

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然其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灰裏得金挺。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翼日僧自坐蒲團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週遍。一市大驚。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其小者一門客遊大老家。久而無所事事。一日方羣相宴。坐客老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舉皆笑。客曰。亦有微長。能擁桶。大老曰。請面試之。命放一鐵簡。隨桶去。桶五尺許。取筒於座上。編成圈。隨手

其籍已將柄腹收密。而舊鐵籍然矣。再作一團。似如前。擲之。恰籍柄底。而底傳鐵籍又落矣。大老驚曰。神技也。客必有他能。願賜觀之。勿秘。客笑曰。雖可乎。腰出小刀二十許。向席間擲飛。腰截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連擲四五。皆然。徐收繞於指。若一環狀。而後藏之。大老駭甚。知其劍俠也。厚贈而遣之。柳軒叢談

休寧吳虎文。雄符功。嘗客金陵。雜稠人中。觀劇。明季最。張某不還者。莫如西北。道人。側一人。誤以泥靴。踏汚虎文朱履。方陪笑。舉環爲虎文拭泥。虎文惡聲加之。其人怪虎文。文弱。對生。乃敢叱我。拳毆虎文。虎文隨以手揮之。其人輒仆。而其黨公忿。成羣來毆虎文。虎文聲氣不

動觸之無不傷者其黨充營軍者愈衆。國虎文數層。虎  
文談笑應之有餘。適發將道經其地。素與虎文善。乃叱  
衆散。虎文之勇由是益震金陵。一日在錢牧齋家。生錦  
方新其技。一老人道裝者微哂之。虎文怒。詰道人何方  
人。且曰。若亦知鎗棒乎。告以新安之歙邑人。虎文益怒。  
詰曰。若亦知鎗之勢力第一。人畢昆陽乎。道人曰。吾兄  
子。虎文笑其誕。出座欲與較。鎗道人持鎗笑曰。欲擊  
子。虎文睨目不解。所謂道人曰。吾手前掛鎗桿一尺。則  
子鎗皆長我鎗一尺。豈難矣。子亦如吾作。受我讓五寸  
乎。虎文從之。運用鎗法。直取老道。老道全不爲動。及虎  
文用鎗到極巧妙處。幾中老人。然後直前一斬。虎文鎗

已落手飛墻外矣。虎文不覺屈膝。老人笑扶之起曰。子  
鎗法誠善。惜用之太急也。吾與子戲。豈忍傷子。但令空  
手足矣。柳輯叢談

天啓二年三月。操江徐必達。年七十二歲。出巡至儀真。  
帶家兵三十人。又帶鐵關王刀一把。重七十三斤。十三  
日閱水操。內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餘兵及看者。數萬  
餘人。皆不能舉。自耿操江爲關白之變。於萬曆廿四年  
出巡。至今計廿六年。未見有操江按臨。先曾祖日記  
休寧令張天成。故遼東將家子。自言十七時。見許定國  
與其祖飲。從者以其弓從。請開之。不可。強開之。斃力逾  
寸許。兩背腋已傷骨矣。萬青閣偶談

黃仲霖爲監軍歸休寧時。携一長人。甚奇偉。不知者。以爲巨無霸然。不敢近。一旦休少年中。一有膽者。力擊之。則怖而走矣。近陝西王輔臣反。時有步兵長九尺。操大刀。猛鷲多戰功。團學士欲生擒其人。以數千騎圍之。其人曰。何阻咱歸路。衆曰。學士公欲見汝。其人曰。要認明。忽撫躬擲一大履。衆方眩視。急殺開血路而走。後輔臣降。其人仍爲走卒。無甚異。南虹筆記

四川韓巡撫。遣心腹吏解金數十橐至都。道山東。晚宿古寺。吏脫鞍馬。環繞夫役。枕刀睡案上。晨起。人馬如故。而橐化烏有矣。吏駭甚。誅求侍僧。僅貧蠶數眾。非能盜重貨者也。偏訪杳然。不得已。歸訴之韓。韓震怒。重考。

解金人。悉下於獄。繫既久。吏哀顧。願以全家易一身。出  
囹圄。不探真消息。死不瞑也。韓素信吏。許之。至失金地。  
遠近密訪。絕無耗。如前。一日大樹下。見瞽而卜者。席地  
坐。太書於招者。專卜大事。吏異之。扣以失金狀。瞽者笑  
曰。速命人與我。得下落矣。吏喜。從之往。尙與人聽瞽者  
指揮。左則左。右則右。皆曉巖山徑。無復人烟。已而夕陽  
在樹。林中時聞虎嘯聲。吏色然懼。瞽者忽喝與人住。前  
指吏曰。請從此三折而東。入深林。則知金所在。余不敢  
偕子同往也。吏匍匐奔至。曲折殊甚。穿深林。果得一大  
庄院。爲囑者所呵。吏以直告。閤曰。若何事。饒舌。雖然。業  
已來。候吾王登殿自訴也。吏隨入門數層。巍然臺殿。丹



碧射目。時日已西。屏息簪下待。少頃。燈火輝煌。仙樂作自內殿。幾半里。劍戟森列。侍衛如雲。非復人間。殿上一王者。童顏道貌。如老君。傍擁以羽幢寶劍。扶輦人環珮鏘然。王者呼從者引吏前。問曰。汝韓某命來索金者乎。吏惶恐。屏息不能對。王者曰。此處無義之金。頗多。盡引彼自認。繞道至一庫。則金銀與棟齊。吏認前所解金。封識宛然。才啓也。復返殿上。仙樂再作。王者已退矣。侍者傳令。吏暫住數日。候回音。朝夕閉一室。穴牕投以食。將半月。吏悔恨無聊。欲逃無路。偶見室有小門。試入之。又一洞天。吏方徘徊間。忽腥風自牆樹落。血滴衣袂。月下詳矚。皆人頭及斷手脚也。吏魂膽俱喪。急返故處。不

能成寐。約三漏。殿上傳吏出。則王者侍從燈火羅列如  
前。吏長跪聽命。王者曰。吾不忍累汝全家。有扎覆汝。王  
金不可得也。吏唯唯。從者授書。一力士挾之出。行小徑  
如雲霧。足不履地。將黎明。已至通衢。力士曰。第可歸矣。  
回顧之。影已滅。吏跋涉月餘。歸成都。述其事於韓。韓始  
不信。吏出書。韓自啓之。懷懼失色。汗浹背。退卽盡釋解  
金人。人皆莫解所以。後韓卒。其親隨人云。一月前有人  
韓臥內。截其辮髮。及枕畔印綸去。韓不敢詰。王者所封  
扎內卽此也。後遣人徧訪。述其徑。不可得。集賢堂訖  
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前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  
少假。更謁侯司徒恂。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常。

禮世戴嚴論。順甥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  
炮災。司徒公歷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  
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  
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  
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舁其骸  
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  
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牛耳云。壯悔堂集

汝上有響馬肆劫。眾捕方遂巡。見翁媼並轡來。識之。遽  
拜翁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婦朝秦安娘娘。何暇爲人  
擒賊。眾哀請。媼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眾喜。遽拜媼  
前。媼挈懷中所抱孩付翁。以已驢易翁馬。挾彈呼眾曰。

速隨來。騎如飛。鳥踪旋滅。衆馳二三十里。見媼纔轉過。有轎客。車裝財物。若輩前往收還。諸賊奴。老娘已縱之矣。遂去。衆趨前林。果不謬。蓋老媼能挽鐵胎弓。以鐵丸彈人。無不立死。所乘又追風馬。賊衆素呼爲某太太。開其名卽遁耳。楊軒叢談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過河南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兒客。貌甚寢。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椎。環視如鎖上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

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旣同寢。夜半。客曰。我  
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牕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  
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  
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寤  
而醒。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  
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  
諸驛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吾又不許。  
是以讐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斷某所。  
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  
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  
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關處。送將軍登空堡。

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滅策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車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句去。句後遂不復至。見叔子文集

松陵周姓者。道登相公族裔。不自檢束。凡暇白。則負手井闔間。忽遇外來少年。相與泥首曰。我周之世僕。名三舍。飄零道路。今歸服役。周睹其眉目英偉。語言次第。衣

類下傭。始拒之。因舍執禮念耳。遂留住敗屋中。以示相  
却之意。舍了無去志。適因出探友人。舍亦隨行。見友人  
書室中。閨蘭盛開。磁盆檀架。嘆賞不已。舍云。奴嘗爲郎  
君致此。周以鑒言。不答而返。詰朝。則蘭已宛在。驚馳呼  
舍。責彼行竊。損我家聲。言未畢。友人趨至。見蘭大笑曰。  
吾兄欲此。何不明示。乃作梁上君子耶。周以舍告。友曰。  
吾固疑兄素非可者。豈能輕信重耳。必有內飛仙佐之  
耳。蘭不足惜。兄可怪其見還。我輩伏暗壁中。窺其形跡。  
周如約。論道舍無難色。是夜漏再下。見舍懸空而下。皂  
帔絳幘。左挾蘭。右七竈。提如徙鶻入雲。不暇轉瞬。遂旋  
次。周密訊友云。靜夜無聞。惟一絲玄霧。矯下檐楹。卽覓

霜雪侵人。戰慄不已。少焉乘燭就視。則鬻已斷之營所。  
不移毫髮。祇花葉凋謝矣。周歸。旋召舍。語若有術如此。  
自非無故相依。然稍爲漏洩。禍將及我。可速他圖。舍奮  
然而出。不知往所。西華外集

休寧程宗斗。弱冠好繪。利三千金命賈。宗斗携往  
河南少林寺。學武藝。罄其家。少林創學成者。能打散衆  
木偶。方許出寺。否則必欲去者。乃由徇竇出耳。宗斗  
既久。獨能打散木偶。既出。懼祖責。不敢歸。父遣人訪  
之。閉諸室。不令他遊。後父挾重貲。偕之往北。京道遇  
馬賊。父懼甚。匿草間。宗斗獨敵數十人。皆辟易。擊馬  
拜曰。神人也。遂其父子至山。宴而後歸。其妻宗斗



方半酣偶聞門外喧嘩急躍起如飛鳥掠簷間忽不見  
羣盜驚甚少頃自門外徙客來曰吾乍聞喧將試吾拳  
勇乃下人噪雜不足辱一揮也盜皆色然恐急還其行  
裝送其父子歸其父亦訝甚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  
後恐其將入匪類不令出遊遂以商賈終焉

懷秋集

吳騷寄

定數

人不思所以勝天。天云定數可奈何。顧地營狗  
苟。漏洪波而莫返。靜聽舊事未必不因之自決。  
烏必廢詔。

趙涓精爽。號爲國手。成化初。有二善奕者。充供奉。上命  
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賞勝者。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  
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上。公今連勝吾兩  
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  
今願以白金一笏。爲公壽。明日對。侔北一局。小假吾兩  
人顏色。賊公長者。揭詐語。明日果侔北一局。兩人叩首。

拜。開金合。則中貯錦衣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意本  
官涓。涓竟不得。帝歎曰。孰爲天子能造命哉。非老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  
七。寡甚。楊憐之。招入舟。既久。以其力勤也。愛之。楊夫婦  
無子。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日漸危。虞。貼  
危。楊夫婦始悔恨。罵辱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賊其  
拾薪。棄之。挂風去。三欲歸無路。痛哭將欲赴江死。既又  
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  
列。徐偵之。無所問。漸就闇寂。僅有八大條。封識完好。不  
知爲何。蓋盜所劫財。壅貯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見  
江濱。適有他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

至。可耐我去。舟中許諾。悉以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  
停至人家。密啓篋視。皆金珠也。卽其地售得如干服食。  
起居。非故矣。旣收篋。僕復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  
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云。胡襄賈。輜重  
累累。細糴充枵。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  
母強之更納婦。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  
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置之曰。見金夫。不有  
別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  
曰。何不向船尾取破篋簪戴之。蓋三棄時。初尋楊舟。有  
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嗟如平生。而楊未  
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責。歸同歸三家。歸。有

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人吳三由金帛募死士從郡別  
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  
妻亦從封云。鴻書

刑部郎陳其誦守曹州歲久不調以形家言造危樓於  
州前兼以遊賞樓旁爲國子生楊森居與其姪已訴陳  
陳不顧以何璽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使臨州生復訴  
之公卽往登樓觀視時陳宴樂之具皆不及微公嘆息  
命毀樓改爲州庫將役採於樓墜拆得一磚題云許吏  
部許吏部毀高樓益州庫憫殺陳知州再殺楊知因公  
問以訊當時匠作答曰當時有風道人題此衆不識字  
莫知所云公後官冢宰楊令固安陳以此憤卒。耳

張明經謁選。縣夜與一人聚蔀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旣楚產。斬有巴水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失火。衆皆奔避出。獨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巴水驛驛丞。又若有賊過。火勢者。人因得入。抱我出。今恐還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巴水驛丞。明朝制

浙江壬子科。按察副使端明胡公。副都御史忠烈孫公。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寧藩之變。胡公發其謀。孫公殉其節。王公成其功。然當在棘閭。有爲大聲者曰。三人做得好事。莫測其故。後始驗爲寧藩發也。耳議

興化郡丞朱士容海。婦有姪。求夢於九鯉仙。夢人示以

科舉案。祇惟一魁字。後果中男名魁兒。駭亦類其謂。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果也。吾其休矣。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溫州。忽病。令人祈夢於觀。仙曰。孔老人之言。卽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其得板五十六片。內三片朽無用。問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駭。唐子畏實亦以詩向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不曉何語。後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詞曰。百年福半。來日苦無多。亦默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趙吉錄。春明夢餘錄云。遠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從之國號年號先定焉。余謂明崇禎間築拱極城於虛溝橋。前曰順治。後曰永昌。一爲本朝年號。一符關賊僭號。

又聞父老傳劉誠意對明太祖國祚之問云。逢順則止。  
闕賊僭號大順亦何足道。實符本朝順治年號。若區額  
曰清朝鼎寧。清朝宿望。清朝柱臣之額。不一而足。豈非  
前定耶。萬曆朝冊談

青田有廟。祠有其邑之街衢。丙戌丁亥間。有大帥督兵  
過而惡之。下令折毀。甫墮一堵。即於中得剃刀一張。順  
治錢一枚。帥見大駭。乃止不毀。懸壺集



驅睡寄

報施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卓哉醇儒言也行一事而先爲渠報君子強之矣獨是福善禍淫由來已舊吾儕即不必因之望報徒毅然莫顧其後而取惡日滋則又斷乎其不可

江浦鄭氏累世同居嘗刻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弟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武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二日前堂榜因索朽墮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恰見經史事聞乃斬誣者臣等錄

與俱。本舟子。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楊子江心。會太風雨。擠一富商溺水。盡獲其有。歸乃棄棹。舍於揚州。建高樓巨室。收事生殖。以享富厚。俱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如讐敵。一日里有所驚者。俱叩首曰。敢請大仙。何者。父子不相得之甚也。判云。八月風雨何太惡。楊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俱凜然懼禍。盡貽其有於了。還窺。并記

陸文定公樹聲。松江人。以大宗伯致仕。年六十。無子。夫人爲密置十髮。誕日設宴。出爲壽。公曰。更爲我取百金來。金至。悉召其父母。謂之曰。吾老不足辱諸女。各財十金爲嫁資。使更擇婿。後隣家女。三許人而三壻死。里中

以爲不祥。無敢聘者。公曰。是真吾妾矣。遂娶之。生子彥章。彥及見其登進士。仕至光祿卿。公壽九十七。朝廷爲立百歲坊。續昨非錄

吳人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宗復辟。攻于肅愍。數言前二事之非。英宗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立華殿。便室梁壓。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木。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及南宮禁錮疏也。急宣翰來。以爲復有賞賜。旣至。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上遽叱出誅之。憲惡百修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內有孝

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而去。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爲莆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中陽譙之。其時商以資盡。自歸於屠爲奴。方道見其侍譙。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道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告屠贖至公廨。數月餘。贈千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挾貲重營。猶不失爲富翁。屠有編

蕭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而欺我。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速送還。子依命携往。廢拾處。果見尋鈔。

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乎不已相持至縣前滿  
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拍者十錠非汝  
鈔也可自別等遂給與胡以養老失心集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忽藥  
至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  
案衆曰天榜至矣開榜榜一官唱曰第一名李翰臣大  
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  
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  
四名縣官應曰其人放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  
之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  
備中坐者舉筆又勾之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捏

寫詞訟。受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者奪筆抹去。唱名畢。中坐者。令人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寫訖。橫戶醒而默記之。次日。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榜發。集然。餘皆符所夢。臣案錄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早。遷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隣鄉戚。情好甚篤。以何李有侄。裔亦相依。受徒。裔上制舉業。徒者日衆。修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齡五六歲。劉因執伐以聘。明年庚午。裔歸。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有期。裔同輩人。能言。即餓矣。奈何拾愛。

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爲計誑焉。謂女當夜登舟。而已當送。半道始返。實則賈女。辭與劉。皆問識焉。辭歸。則以爵士。鄉會歸。則刑部郎。久之。耀守成都。便道還。初省。魏貽良父母甚厚。而爲禮甚恭。良女適蕭子。敗蕩日負。而美廣者。雖高華。鬱鬱病卒。凡談

譚元春。字友夏。楚人。父官客襄陽。舟旦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失遺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耳。譚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隨取一大兩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取。譚曰。第將去。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事發矣。元春驚寤。以夢告母。曰。大人得毋有不善事於襄陽乎。母爲具述前事。是歲

鄉薦第一。不可不錄。

橋李有盛眉者。號文湖。登嘉靖間進士。嘗爲諸生時。人或以讒言污。其妻。盛不察其廣。輒持劍殺之。自鳴於官。官曰。烈士也。而賞之。未幾妻見夢曰。我實無玷。若用讒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累官至郡太守。夜閱文書。有縊死事。盛語閹童曰。縊何能死人。我請戲試之。遂用組綬自繫。踰路橋上。懸諸梁。閹童乘其懸也。取取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閹童走歸家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閹童之生日。乃盛縊之死日也。庶右編

姑蘇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隣里



兩州出也。嘗年尚稚。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奎生。子名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人貴爲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湊城。爲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毆之。死。蓋璧再生爲璧城云。全上

萬曆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尚慮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拘其項以死。仍爪出其目。膺有白髯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婦語其婦。婦亦感悔。鳴官抵罪。耳漢

李士衡奉使高麗。決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賄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已物

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皆余英物也。野乘

萬曆丙辰進士韓某。父爲顯官。曾入一尼菴。見一尼色最麗。心動。他日以內人饋之餅。尼不知計。食之。輒絕。韓趨入其菴。竊其袒服。以戲於旁。尼忽醒。覺其故。笑曰。亦何至若是。脫當與君作伴耳。韓信之不疑。遂去。頃之沐浴對佛繼死。時韓尚無子。妻忽懷孕。生男。稍長。聰穎殊絕。年十六。舉於鄉。明年以春闈試京師。一日提督至。親用稱慶。又一日。見家僮囚服號哭而來。詢之。則新貴者已死矣。韓痛絕。再題請其死時狀。僮曰。公子將死時。忽夢漢詔曰。吾豈非韓公子哉。乃某菴尼僧。此生其家。受

他恩愛幾分。以償夙冤。今此請於帝。轉其願。其韓聞此語。驚眼而卒。臣鑒錄

萬曆中焦某。以江陰小吏選楚中典史。遷府知事。離任。江陰有一小僧募金六百。布施普陀山。附舟而南。焦忽萌惡念。擠僧於江。有其余。忽見僧從水出。曰。君害我命。則亦已矣。金乃十方所施。不可得也。自是日夕見形。焦憂懼得病。寢興不安。抵家。病劇。諸凡祈禳。無所不營。而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時焦歸且一年。囊中金亦盡。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中堂。問者辭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化。有事見汝。焦方負牀呻吟。妻孥環泣。復聞此僧來訪。大駭云。索命變幻如此。不如速死。遂

斧刀自殺。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矣。謂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於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葦。遇漁舟。拯脫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曾陀償願。因過江陰。知君有此異疾。特來爲君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無意索金。舉家聞之。羅拜欲製采衣相遺。因不受。僅享一飯。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焦疑不釋。少日而殂。焦有一子。方應孝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走江干。跳浪中死。

秀水姚思仁。萬曆間。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爲御史。何好殺如斯。思仁曰。其爲天了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爲人當

惟上天好生惡殺之心。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者凶荒某會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王者曰。此爾幕賓賀燥然之所爲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稱雖賀作。疏由我上。獨不可分其半乎。王者乃依言。令其生還。賀以秀水人。少年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姚上之。後賀年四十登第。累官家宰。姚亦官至工部尚書。全上

虞升卿曰。吾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其中豈無冤者。所以二十年家門不增一口。子辛亥平交山寇。剽令三十四年。側室雖多。未生一子。不

免歸咎於當年之勦殺。懷思處公。心爲憬然。然值交  
城編審。故絕病逃諸丁。擦除俱盡。未曾一徇情面。此  
又予之可信於心者也。

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爲匿名妖書。朝廷緝捕之。急。編  
衣百戶崔德。糾順天縣生敝生光。并其子其妻。鞠之。生  
不誣伏。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  
還乎。太監陳矩上其獄。移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  
社稷。律論磔。妻子戍邊。後士禎疾篤。自言其詳。肉碎落  
如礫。貞勝編

御史沈某。嘗萬曆甲辰春。游妖書時。敝生光某辭焉。寃  
沈不之顧。日。澤色。復焉。然也。生光。生光多目。留府。舍。其

以死。後沈出。途中得銀。謂其僕曰。昏憤中見數生光。索命。病不起。已而果卒。卷中志事

劉理順。河南人。數上公車不第。讀書清源神廟中。一旦聞哭聲甚哀。詢之。乃一商人出外七年不歸。母老貧甚。嫁媳於遠商。得銀十二兩。婦姑訣別。是以悲耳。劉聞之。急命其僕歸家取十二金至。僕曰。家已乏絕。止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輸官矣。劉曰。汝弟與我。糧銀當再爲計。遂作商人書。言貨殖七年。獲利五百餘金。行將歸舍。先寄銀十二兩。姑媳得銀。以書示遠商。遂解議去。後旬餘。其子果歸。貨殖獲利。悉與書中合。駭甚。曰。此神明側我耳。明年甲戌。劉遂狀元及第。臣蔡銓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爲婿。告其女曰。昔三任  
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置入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也。  
邑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李。執法稟如。三日  
而人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  
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  
也。後屢入人罪。屢勸輒以依律斷答之。華後無子。婢生  
二子。皆不肖。諸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敗公壞法。何生子  
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  
竟絕嗣。鹿右編

鳳陽倪秀才之妻徐氏。房資頗盛。其侍女緋桃。自恃才  
貌。冀寵於主。公而專內柄焉。值主母患痢。緋桃欲乘機



難之。謀於靈婆。得奇藥數丸。將和痢藥以進。未及送。忽夢中自言。爾若藥死。願謝金飾一匣。同睡者詰之。則曰。未嘗有言。適腰間有丸藥墜地。又詰之。則曰。我心悶欲治耳。即取吞之。少時。便血直注。號呼而死。全上

紫潭李翁。族產饒盛。嘗卜地得吉。相者曰。三山飛來金帶。後浙有孝廉某。北上阻雪。過其家。翁觴之。屢日。孝廉見傳殮小婢。貌秀整。悅之。因人語翁。欲購爲妾。翁許之。與偕行。後孝廉登第。歷任大司馬。其夫人暨諸姬皆其子。獨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歿。遂續爲夫人。夫人念其翁嫗甚。潛屬其門吏於黃岡人。問翁嫗消息。是時翁嫗歿已久。家亦淪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軍赴

建陽。經都下。過大司馬宅門。與門吏評語。知為黃岡人。以聞於夫人。夫人訊之。其兄也。大為之動。教令出錦衣冠。具羔雁謁公。公厚客之。餽贈甚盛。夫人益不悅。日涕泣曰。能富貴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有侯李氏絕亂。而山東人奏請襲者。敘功績不合。其功績冊在所司庫。公無從解於其夫人。陰以冊示李子。令熟之。亦奏請襲。下所司辨之。李子語合。待襲侯。今紫潭稱李侯家是也。後復絕。獨其家婢模在焉。相者稱飛來金帶始驗。耳誤

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後被劾。伏檻。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

稱見子路繫之。遂死。

蘇史

寧波府庠王錄當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無行。百計廣  
得之。王不較也。李入京。貢錄版尚門下。求順天訓導。版  
論鈐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縱步至順天府學。登其堂。  
窺其衙。徘徊良久。學役帶詣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  
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諸人乃羣譁於吏部。吏選大駭。  
亟易廣西一小縣。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  
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訓導。臣鑒錄

朱之蕃未第時。夢一神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  
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  
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

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以爲夢境。漸茫。明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不可不錄。

松江諸生袁燦若。丁丑進士。定第也。十五年。夢至一所。見歷代創業主。會議革命。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咽泣懇。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流汗浹背而醒。後不絕夢。

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爲州牧者。因庖人具饌。失一鵝首。遂斃之杖下。後歸田。貲積頗厚。乃構一堂。而載雙桂。卽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己酉堂前培桂。他日子孫必有折桂之手。一夜坐堂上。忽空中戛然有聲。如鳥叩物。擲

地。燭之乃一腐鵝首也。其人駭汗。未幾卽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己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桂也。計其扁堂之歲。僅一週花甲耳。唐右編

萬曆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爲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慙動。乃擇葫蘆。潤之。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羅。葡爲羅長官。鄰人聞之。以爲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調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刀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爲羅。怒甚。連砍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羅

妬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冤不白。惡少歸。嗟嘆不已。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義應錄

上海朱珪。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後其子泮遊。人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囊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効。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煩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

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頽。視其建造之姓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緡雲鄭賡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鵬載。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倫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泰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汪詒卷側筆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冑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縣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

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軍於署上方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原有帶者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攫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全上

僕真諸生陳登睦讀書資福寺。有盜入其書室。陳飲歸遇之。扶壁間鈍劍砍盜。盜跪哀求云。有老母。乞恕饒。陳時已醉。猶連砍數劍。盜負痛踉蹌。行不數武。死於寺後城脚。是科陳入闈。謄寫已完。文甚得意。忽見一鬼汚血狼藉。以手急拍其案。現翻墨漬卷。遂被貼。自後每入闈。鬼輒來擾。如是七科。終不得售。全上



孝豐吳南山翁。居常好教責人。無所回曲。里惡少嫉之。如讐。有施某。蓄盜刺公。公常適邑。邑遠多山盜。因匿險間以候。公至其地。馬忽小蹶。因厲聲曰。汝害我乎。盜以爲知己。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伺公。公忽半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尚過施宅。啜茶去。盜又罷。以爲未至。而施又謂過已。皆以爲神。他日盜以實告曰。公真大福人也。某亦降心矣。耳某

金陵人楊公參。以參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圻之得人。若目冥。楊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某其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乘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兩手握之上。復

取二小珠。龍忽斷。墮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蟄處。跨其背如馬。龍勢亦復覺腹飢。因龍自舐其脅涎。亦厭之。遂不餓。但無奈瀾漪味苦甚。而縛裹其身成毬。迷寔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鬃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五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龍。一訊吐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全上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案愕然如洗。乃恨其廉。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一盜獨曰。廉自其天性。何苦趙公爲得解。先生已屬目其人。衆挾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背。忍死命赴。

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且據地稽首。故是盜獨得活。沈鵬元君典。暨其尊人憲。使中盜一無歸者。聞其婦女一室。戒羣盜毋得入。旋亦獲。鵬元卽造邑堂。稱盜無歸者。得釋。盜出問故。曰。爾非開婦女室者耶。全上

金沙李太青。爲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娟娟。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禎癸酉。李登賢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日矣。來謝姑。復與婢拳拳再前。羣以爲盟必踐也。比甲戌冠南宮。與妻謀之。妻大憾。遣人詰責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經死。李官禮曹。當入直。輒私携妾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見前

披髮過其前。李不之敵。漏三下。方與妾交。婢情濃。怒以傳他旨呼李。李心虛。以爲携妾事泄也。遂脫陽死。妾厲上。人以爲婢索命云。○

休寧汪應鳴。少客襄陽。充團練守江。孤旅游行。偵者輒疑爲賊間。濫殺甚夥。一日二賈自蜀來。足沾泥塵。有遠行色。衆曰。賊也。揮刀欲斷其頭。汪止之曰。焉有不問而枉殺之者。絀而獻諸官。鞠之。則往來貨買帳。自繫繫。果民也。引獲之牙儉。多有識之者。二人得免死。匆匆去。未及問汪姓名。未月餘。流寇奄至。沿途慘戮。汪逃避江上。烟水茫茫。無有渡者。急呼蘆中舟。皆不應。忽舟中有人伸頭偵之。認其爲汪也。渡之去。即從前免死之二賈爲

又嘗負不平。爲人訴於院。未濟江之前一日。旅邸中聞有號呼而哀。細者問之。則遺客臥病垂危。囊盡而店主不迎之去者也。江惻然。盡解其橐以贖。而忌留已事。至中途不能前。遂停驂以待後件。又明日。乃濟。舟子曰。昨午此時。狂風驟作。渡者覆溺無數。若非來。魚腹矣。故人幾呀秋

房師成夫子。幸衝之西安。余與同門胡道南張青乘方月江。諸君往謁夫子。時山寇初平。有擒白蠟兵至者。立斬之。一日衆方夾道。繹一少年至。哀泣求救。衆不顧。余憫之。竟代訴其枉。得釋。少年感活命恩。服勤寓所。爲子嬰。問其姓。祖也。未幾余返新安。少年欲從

余歸。余邨之登舟垂淚叩首去。越二十三年。甲寅。盜  
落。父。饒。入新安。余遠出。先大夫以不肯降。舉家被  
執。繫繫蕭寺中。時授僞職者多人。竟不一顧。忽一賊  
將至。與賊帥羅耳語良久。帥悔之。賊將竟來。逃初。寺  
寺軍辟易。先大夫同五弟二兒未拜。賊將先拜曰。吾  
特來相救。無他意。二公耶。吾恩人。昔年在儲事。當知  
之。遂解全家獄。而去。先大夫舉家得脫。即營之。少  
年也。

順治初年。京都一賣水人趙遠。冠未有室。同輩人欲  
其爲之納聘於人。市中得一婦人。以廿金買歸。及合。悉  
其崇之。乃白髮老嫗也。遠曰。以少配老。則吾豈敢

願以母事之。得供養殘足矣。嗟然之。居數日。見趙執親  
其嫂。乃呼之曰。汝欲衆人之貴。原爲得妻。今妻附爾。必  
奈何。吾有珠。可以償汝。乃於衣帶中揀出易金二十  
兩。又持至市上。買一女。纔入門。見嫗卽大慟。叩之。乃其  
親女也。蓋嫗與女流落時。求謀面。今會於此。始知之。嫗  
係洪洞人。家貧甚。故有二子。皆衣冠舊族。原因兵荒失  
散。今旣完聚。可圖歸計矣。所藏珠尚有目餘顆。更變銀  
爲路費。携以歸。二子接入。喜從天降。遂將家產分而得  
三。兩兒一婿。各受其一。皆老終身焉。嗚呼。趙雖謀妻而  
尊爲母。原非意中。老嫗納婿而竟得女。尤屬筆外。順治  
己丑。公車北上。其途人爲余言者。故表而書之。每歲必

鄆縣陸氏者。奸而橫。使其婢鄆氏。盡其產。橫其居。以爲已宮室花園。所餘惟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時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解仁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漸乃死。人曰。是鄆氏後身云。可讀小品

南齊時。有惡異常。官司皆憚之。一日見美婦獨處室。欲強污之。婦不從。手殺死。人莫之知。又因小忿。手擊死一將夫。血附於官。得免抵。次年。至殺人期。以爲殺。人當死。今得免。乃餘生也。皆慶賀。遂設棺柩。集諸親友。鼓樂迎葬。已乘輜從柩後。若往葬於山中者。以此厭勝。



唐夫子五人忿甚。各持一利刃。俟草莽間。李輜至。圍而殺之。官吏咸喜。憫其孝。引報警例。得免死。李妻改醮。後夫。逃及李奸人婦狀。後夫驚曰。吾前妻乃爲汝夫殺耶。蓋其人。卽所殺婦之夫也。卷之集

驅睡寄

方抄

醫雖技術人之生死繫焉可忽哉丹經不勝讀矣簡便而立驗者常付之中書君倉卒有觸未必竟爲無補

凡中風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速暴之症生姜自然汁加童便調服立可解散。蘇譚

新州郡境有藥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卽斃得吉財數十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凡人遇毒夜中睡

取二三寸。或判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卽愈。  
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或云昔有里媼病  
瘧。其子爲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  
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卽仆於地。其  
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欽中瘧者亦有神若  
二豎哉。投荒錄錄

蠱毒

一本作妖術 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下則服鬱金

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興嚴侍郎燕  
爲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升菴

外集

病時者用苦薤朮。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熱爛爲度。和

湯置器中。開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擦苦蘘。頻頻澡洗。湯冷卽止。日洗數次。予使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効。故記之。蘘一作苜。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救急雜記

療時疾者。服大黃良。陳宜中嘗從夢中得此方。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惟服大黃者生。事見宋史。說傳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精記室

洞庭賀澤民按察雲南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肢發熱。有監生殺犬煮餽之。令空心态食。飲酒數

益。即去溺。少候清利。其脹漸退。豉火肉能治瘰也。客

座新開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

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澄懷錄

魏國公徐鵬舉老而御女不衰。人傳其術以好紅棗數

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寢。過夜則煮食之。蘇譚

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

輒有卜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

應臂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

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

愈。遜齋閒覽

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古今未發之妙。殊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解頤

藏書之家。書冊或爲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漬者。皆可大甌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壓平處。遠乾色鮮微漬。而畧無損壞。王氏談錄

以蠟浸水加礬。以白筆書之。拖墨硯上。則礬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書紙上。不見字。浮水卽見。舊傳烏鰂腹水立券。夕則不見。今試之。先書時不似墨。但變色耳。中展曰。以棹汁磨墨。拖礬書之紙。物理小識

兒吞鐵針。以乳香荔枝朴硝爲末。以大豕脂入鹽和之。吞下自愈。若碎鐵。則用皂莢礪砂。雷斅曰。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神砂應卽礪砂也。王少夫言外域收獮舌駝。雖涎便能吞鐵。一方以礪鹽漬針。而以負革脂鳳仙子吞之。因笑羅什無乃出此。何子元曰。鐵錐煅金銀多年。以槌兒角則一文破。鐵中堅塊曰核。入香油則核散。福鐵皆塊也。筆蘸白水周書。擊之隨書處斷。此理亦奇。全上年疫。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此仙人蘇耽之言。案沈氏儀志云。夏至日澹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疴痢。則耽言非無徵。說備

治寒氣腹痛。陰危篤者。急飲熱酒。外用葱熨法。葱白

碗粗一束。麻繩纏住。切去頭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臍中。上蓋片布。以熨斗貯火熨之。令熱氣入腹。葱熨再換。以汗出痛止爲度。蘇譚

病鼻赤者。乃陽明經胃火上炎。一方。只食鹽一味研細。每晨起撮少許擦齒。噙水蕩漱。旋吐掌中。搦以洗面。行之月餘。而鼻色復舊。且有益於齒。全上

口瘡無問新舊。遇夜臥。將自己兩舉九。以手握緊。左右交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藥。全上凡產後不問有病無病。卽用童便好酒煮熱服之。百病不作。全上

小兒急慢驚風。痰涎壅盛。塞於咽喉。其響如潮。名曰潮



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煨過研細末。入生薄荷汁內。少加  
蜂蜜調和。溫水服之。良久其藥自裹痰從大便出。屢試  
得效。如慢驚症。少加青州白朮數粒更妙。全上

萬安張振山開河夢神與之方曰。以桐油石灰與黑豆  
末燒石。則鑿之甚易。因用之驗。智按以硫燒之。其石亦

易碎。

物理小識

膏上粉被黑。或硫烟熏。以石灰湯蘸洗二三次。則色復  
舊。申通曰。周江左言。用枇杷核洗膏上蠱。鉅浸滾水令  
定洗之。則蠱氣垢汗盡去。亦可皂角。又須急以清水淋  
去枇杷核皂角之餘氣。全上

焦弱侯筆乘言。夏至石灰收百草方甚驗。愚者曰。百草

霜止血。但嫌其黑耳。惟以生半夏末。與製過松香。煨炒。敷上。卽合口。以半夏力。得不知痛。全上

近峰閑略曰。稚子誤吞線錘。胡僧教啖餲糖半觔。果從後出。僧曰。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出也。今上

誤吞釣魚鈎者。以其鈎絲穿兩口向外。更以光滑念珠穿其絲。如累累然。逼入喉中。其鈎腕肉爲兩所繫。因念珠之路。相承拔之。卽出。吳氏八林

青梔子實曬黃。能消白蟻爲水。濕活樹去皮頂。繫竅注桐油。豎置一二日。水盡去。以爲梁柱。蟻不生。或用青荅煮柱本。惟中柱不可煮。煮卽井水黑。馬教思曰。血忌日五更斫松柱。无白蟻。或斧敲云。今日血忌蟻自去。中患

曰養竹雞柱下。白蟻畏其聲。中通曰。白蟻必由水上。蟻乃能食木。松易受水。引泥作路。杉木受水易乾。故蟻不上也。一種蜂鑽杉木。須以烟熏之。物理小錄

凡入山。率曰。大白雞與隨。則藥寶。开出百步外。口呼靈。或呼林林央央。則無恙。一作林兵。又曰。入山默念儀。方。即不見狼。他默念儀。黍。即不見虎。摺後裙三摺。極腰間。則蛇不近。得虎光入土之白石佩之。凡渡江河。朱書禹字。及手畫土字。除驚恐。行山慮迷。掘蜜蟲一枝於手。無恙。猴即上踊。又神廟前左肩脇骨。人穿以行。則不迷山。此出道家言。成式載婆娑婆演底。則華嚴呪也。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則邪氣退避。此兩定之法也。有以

乾元亨利貞入呪者。推此可知。北齊權會乘驃夜行。忽  
二人引之失路。會怪之。謂易經上篇未盡。二人忽散。陳  
徐陵病篤。子傍燒香咒。謂孝經三日。陵疾豁然愈。全上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升龍外集

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晝眠。夢甲云。暴瘧  
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  
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耳。謨覺探  
之果死。其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輒效。客中閒集

栗惟充州宜州者最勝。一球數顆。其中扁者謂之栗櫟。  
能治腎虛。腰脚無力。以袋盛之。風處俟乾。每旦吃半餘  
顆。兼吃猪腎粥助之。久必强健。蓋風乾者勝於日暴。而  
寄國寄所寄卷一

火煨油炒。勝於煮蒸。仍須細嚼連液吞嚥則有益。若頓食至飽。反致傷脾。蘇子由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藥舊傳方。客來爲說農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此得食粟之訣也。全上

王肅張衡馬均三人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飲酒。病者飽。死者空腹。全上

崇祖庚辰黃公石齋。解公石帆。葉公澗山。被杖。士夫皆謀蚘蛇膽。愚謂此大寒。令人絕嗣。不如三七無名異地龍蠟丸酒服。則杖不知痛。如不卽得。則白蠟一兩。麝蟲一枚。酒服亦妙。壬午則熊公魚山。姜公卿豎。復以直言拜杖矣。智急白如須用之。中州集曰。貞祐中高琪柄國。

士夫被笞辱。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則受杖少  
痛。范中歌曰。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桮卯酒地龍香。年來  
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偶書及此。爲之一嘆。痕  
疔青腫。用萊菔爛毳之。卽消。或用萊豆粉調貼。全上  
蠅蝦巴豆同塗。癢不可當。以雄磁石扶之。卽出。象鼻  
鼠肝腦。栗屑烏雞尾灰。白梅人爪人齒重和黑。皆能  
出箭頭。鐵鍼在肉者。張子和儒門事親。方端午取菰若  
作丸。黃丹衣之。置臍而箭頭自出。劉薦叔曰。近日行伍  
中。惟以乾菟萊與沙糖塗之。能出箭頭。與鉛砲子。此常  
驗者。則古方所未載也。全上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

金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  
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得無犯  
斯禁耶。迅雷風烈必變。其可忽哉。雲玉錄

病不服藥爲中治。蓋謂服藥誤。其死速。不藥死猶緩。萬  
得明者治之。或可爲耳。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  
腹中塊痛。有產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  
之劑。又命人以湯餅軸戛之。不効。聞有巫峰神頗靈。往  
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後果生一男。南京戶部  
主事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  
適湖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朮  
之劑。旬餘窳愈長。亦以其不効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

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客中閒筆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罾。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全上

夏秋月雜菰葦。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吃。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管雪叢說

凡鴨卵過清明。則中不滿殼。宜於春初醃之。趙仁齋醃



牛皮鴨子方。先以茱煎湯。內投松竹葉幾片待溫。將蛋浸洗畢。每百用鹽十兩。栗柴灰或青柴灰五升。石灰一升。如常調醃之。入罈三日。取出盤調上下。復裝入。過三日。又如之。封藏月餘。卽成皮蛋。祁門方法用蕎麥灰及稻草灰。石灰。客中閒集

兒生墮地不啼。擊水瓢。迫猶命叫。卽啼。兒語遲。取鴨所踏枝鞭兒。卽語。中通曰。俗稱不啼兒爲悶寂生。旁人呼其父名。父應。兒卽啼。  
物理小識

驅睡寄

仙

僊術世往往有之而吾黨每不之信非執也親  
疎骨肉一切無存雖化鶴歸來何益哉然必並  
斥之曰無則吾不敢

明太祖兵行帶周顒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間大  
顒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使無風於晨  
軍以舟薄岸逆流而上不一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半  
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廬山通志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  
遂歷遊江右得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

隱冀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藏壬寅  
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  
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  
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鐵柱觀災。祇一殿當存  
耳。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愈有加。且言國  
中大臣將有變。七月。平章邵榮泰趙繼祖。伏甲北門。欲  
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  
下。問此行如何。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  
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兩  
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匏藏樓中。遇火怒激。

加備者。署鎮樓連內。外咸恐。仍漢陳友諒圖據。意三月  
不解。七月。癸酉。止舉兵伐之。召問中對曰。五十日。當大  
勝。其子之曰。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即命中舟行。并  
次孤山。無風。勿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  
已。風大作。遂進彭蠡湖。己丑。轉湖中之康郎山。肅忠武  
王遇春。潛入敵舟。數以圍之。僉以爲不可拔。中曰。勿憂  
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  
及將士溺死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  
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  
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  
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己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

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獨介。  
寡與人言。嘗戴鐵冠。因號曰鐵冠子云。景廉文集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將破衲。臭味不可聞。  
懸一燒餅行歌於市。自稱曰貧子洞宮宮前。有米賣常  
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買。兄且厭頻來。擲一錢與之。誤墮  
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  
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問。賣駭踏錢事。往尋之。  
已死矣。爲藁葬。後十餘年。賈爲縣所役。解銀菹司。居半  
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  
尚在乎。曰。求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矣。貧子曰。得  
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喜。以雙履雙履使使剛。

目行。誠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詔曰。藩司今晨所發牒。何以遽至。貫言其故。方知是仙。爲建昌仙祠。守金公銑。令人覈墓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卽往行歌於市者也。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爲金公携歸。錢在石內。并跋

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元帝殿前。預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客進。門未啓。然三晨皆有香。先之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常。下拜之。卽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蘇裴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

視其足不在地上。益異之。徧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  
裴仙。皆曰。此癡人。常寄宿狗寶猪圈中。吳不可聞。且出  
乞食久矣。其邑令遠其家至。一婦一男子曰。裴慶久  
歸。問男子爲誰。此妾相。僞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曰。他  
人婦可有乎。大箠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纔夫中。慶在  
焉。天師長跪。延之。益畏。浴於泥淖。天師跪不已。慶忽  
躍起。踞上席。大噉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撓以臭穢。天師  
直舐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跪滄泣。願以瓢笠相從。慶  
曰。未也。三年後。俟我於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  
歸。擔藥短。數石。輿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裂  
焰中。人猶見慶騎白鶴升天。天師遲於廬峰。需慶果至。

携手命夫。莫知所之。且

默寧王沐英。征八百息婦。經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仙。成道於此。道成之日。太華少室夫人。帥仙官降壇。設金臘果。木陵子食之。餘藏於櫃。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字四行云。勸臺方龕。神驚鬼驚。辟食其力。海東沐英。益異之。遍視櫃中。有木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於山上石刻紀功而還。遂鹿記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巨。淵。世呼柳毅井。嘉靖辛丑。中。舍人王某。與友人同遊。酒酣。因吟曰。榴花垂蔭碧欄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若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甕。龍。



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  
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  
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卽追討其跡。杳不可  
質。明欲闢地祠之。鋤下鏐然有聲。得一石碑。龍井神女  
祠。因建宇於其上。留青日札

王禿子不知其名。亦不知爲何許人。嘉靖時。寓於縣六  
玄元觀。人見其髭髮脫落。皆以禿子稱之。行止唯持一  
茅藍。中置破垢補綴布數片。及一酒葫蘆。終日酣醉。邑  
中長者多與遊。時拉飲酒。皆取辦於藍中。人咸異之。忽  
別去。寓縣北山村。諸惡少素共術而不得逞。捶殺之。倒  
奉荒原中。數年後。縣人解俵馬赴京。於菜市街遇見。時

隆冬嚴寒止著一被褥。衆方驚愕。王笑迎之。邀衆入酒館。痛飲盡歡。於邑中人無不注問。且曰。有寄錢取以償酒直。東走不百步。入北小巷口。卽出。負錢二緡餘。付酒家。忽不見。人始知前乃尸解也。又十餘年。有人於易水山中草菴內相見。道寒暄。自後不復知其所在。承州志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舟覆。幾危。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棄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宇已知謗令德。皇天終

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梅酌美酒。春餘  
詩話

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閩人李某  
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屢欲謁祖。未能。後  
以檄往。而黃岡葉掾從入洞中。相係。拜牀下不休。仙人  
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  
盂。豆一器。李公請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  
免疾矣。李公欲屣棄袍笏。挂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  
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  
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章服。代爲丁公。汝璽與戍之變。  
喪元東市。耳哉。

山左利津縣有李神仙者。刑部尚書李化熙初登進士。謁選。問之。寫一湖字。後掣簽得湖州府推官。及晉階太保。歸日。神仙來見。求山資。太保曰。吾清風兩袖。何以爲贈。神仙曰。前月某日。公命小鬟携白鏹若干置庭中。以手戲其雙足。曷言無也。公笑曰。吾欲觀神術。聊相戲耳。遂厚贈之。梅池小史

永豐玉灘有村民費姓。業板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艷婦。盤姍行。以爲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逾大松嶺。至其家。兩日畱款。遂成居室。忽思家歸。尚爲人板築。自是往來婦家七八年。顏色豐腴。絕不饑。亦常持其家華衣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其

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於其身。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礙。至曠野。繞樹而止。葛曆丙戌往。始不復歸。  
耳談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叅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箏琴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元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收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祕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瘥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服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

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  
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度中，婦  
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  
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  
於里塾。又令黃冠舉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  
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羣兒  
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  
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  
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禱已耳。  
且爲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  
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

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遯。遁。誠。幸。相。角。法。術。如。何。雖。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少。頃。雲。歸。於。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然。其。人。於。松。陵。長。憐。已。見。之。異。林。

邵。道。人。蜀。人。也。年。七。十。善。治。病。令。病。者。張。口。噓。氣。即。可。活。目。諸。弟。子。置。飯。病。者。前。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口。瘡。矣。脫。不。可。活。道。人。即。趨。出。病。家。以。死。日。請。出。指。示。曰。如。其。喉。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布。尺。裹。納。裹。完。勿。取。也。飯。道。人。無。問。多。少。

美惡道人喜飲水。冬月冰道人將出澠澠解項之利澠  
面紅汗發下。舍世父患脛病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  
曰此祟也。若往聘某氏謂其女願將更聘之女慚終死  
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  
三日解矣。三日爲果。疾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將歸一  
日令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始悟環守之。夜有兒  
伺其息者。夜半霹靂陰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  
聲。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子妻獨哭  
順城門外彭二新街岳姬以子死將棄之於橋邊而哭  
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爲棄之。姬曰何以  
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姬不信。道士因書字投之。而封



甚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姬授訖。抱死子歸。果卽活。大以爲異。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爲壽十四也。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爲壽二十四也。至壽三十餘始病卒。發封。乃萬曆二十四年也。耳談

余座師金溪蔣虎臣夫子。以詞林科舉順天。康熙辛亥。告假歸。將抵家。登岸開步。忽同一伴遁去。從者隨訪無踪。舉家驚嘆。莫知所向。癸丑。子寧安城。忽傳有自蜀中峨嵋來者。以夫子手書遺囑見賜。即前歲從遊之伴也。因悉知夫子出家峨嵋。以是年癸丑來蜀。易簀臨終。辭世。有偈。儼然猿鶴自相親。老病無端溷世塵。

塵早向獲湯來避浴。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碌碌場  
中事。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常自  
祝能仁。羅公約齋撫蜀。上其事於朝。子寄羅公還觀  
反壘啓。摘其中數聯。填闕邸報。驚敝座主新公。更奉  
綸音。感大中丞厚誼。太抱築場私願。幸聞易簀遺書。  
二十三年。終帳虛設。八千里外。白馬難前。可憐雲水  
遊踪。常傍玉壘。何忍關山夢路。迤邐金沙。夫于金沙  
人歿于蜀  
地今伏乞詳記月日。兼書偈詞。山廻素旌。救護喪事。  
水道丹旌。旋據祖塋。頽山壞木。環泣及門。宿草陳根。  
奔薨故友。羅公歸吾夫子楸。復子有啓。以寒秋于赴  
金壇。哭奠夫子於西郭上正。以夫子遺囑。面繳世兄。  
子

賦詩四律。

平望里有楊碩甫者。父遠客。遇盜。被刃者三。幸不死。楊聞之。亦引劍自斫其臂者三。筋骨俱斷。家酷貧。或以歲八金延課子。未一月。其寡姨病死。無子。楊丐主人貨四金爲買棺。主不可。楊怒拂衣去。正惘惘間。忽道旁遇一叟。野服古貌。謂之曰。二十五里一株松。爛却芒鞋。此是踪。言畢。竟去。楊頗怪之。姑如言往。果見喬松卞盤石上。有爛芒鞋。發視得四金焉。卽取以殮。然楊竟失館。無聊志在訪前叟。於山林幽邃處。妄求之。不數日。果見之。語楊曰。吾姓松名年。與若曾大父同遊於庠。當時姓名不足爲若告也。遂挈之入山。行約百里。見長松數百株。并

屋三間。四面無壁。而風雨不入。中設石几。石筴各一。有小童侍側。默不發一語。并無謦欬聲。每日午。童淘米。一盂進。松以指劃之。中分爲二。飯熟。終不相雜。松與童食其半。楊食其半。飯極香。不滿半甌。然食之。竟山夜不飽。亦不知米之所自來也。飯訖。各趺坐。寂然不動。楊夜欲睡。命藉松葉而寢。雖隆冬。亦不寒。松衣青苧袍。左袂恒下垂。不露左手。楊竊窺之。見左手掩臍下。無名指甲長。繞其腹者七匝。留旬日。語楊曰。若可去矣。若貧。便可賣筆爲活。與若十金。往湖州。以二錢買筆十枝。至常熟賣之。可得三錢。一往返。得利五金。足以贍若。無利不可浮。筆亦不可過佳。必於常熟。勿他往。若自後。可易名曰賀。

公遠慎守吾言。可常至山中。稍不如戒。不得見矣。楊嗜酒。謔浪人皆曰爲癡。伺其入山。爭書事訊吉凶。松不視而盡焚之。畱旬日。或一月。將出。松以指蘸水。於石几上作字。小童以楮張膠寫封固。而雜投之。比至。隨探。應而應之。無不奇中。不可殫書。乙酉丙戌間。忽語楊曰。吾將往粵西。若勿更至。楊是後違其教。從事於買家。以大殖。冬置妾婢。修容成御女術。不敢復入山。有違者。罪之行。則迷不識道矣。時臨桂伯瞿公撫粵。靖江王作難。囚臨桂於舟中。欲餓死之。每日午。於船板下出香飯半甌。食之。竟日夜不飢。如楊所說山中事。凡三十五日。靖江敗。乃得解。邑人訊其貌於楊。肖像祀之。稱曰松祖。續高集

闍生員許某。中乍暮。不見天日。五載矣。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於逆旅。邇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履。問渡。將走海上。逆旅人頗疑其狀。詰所由來。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眼方。雖瞽可明。生有親在側。聞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服之。久而覺上睫漸輕。眼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睹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痊也。許率妻子羅饌。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麪可供也。

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餽酒數斗。亦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鉛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不願。客笑領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子將游上游。還更過若。於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翁能書燈作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仙。爲至祀於室。動止必祝。頗著驗。所懷小品。

東阿侯純。少年游古嶺。見一髯翁。人稱九華山人。執手

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失。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紙皆識貌。爲一小像。書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紙皆請吉里居。一日行山間。群盜劫以爲質。銀使從者遁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石上笑語。盜服其言論。歎息罷拜去。銀跨馬吟嘯返。乃歸。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銀後官至都御史。全上

蕪湖主事劉元。微時雇贖於父路。襖被行裝。盡爲雇夫竊去。元不惟知其姓名。寔甚。乃齎贖夫并贖像。粘雇贖棚下。群起贖者曰。此某人也。家在某處。遂除贖。寄圖書所寄卷十。



之行裝盡獲。

新沅隱士張某。建寧北關外。靜修學道。思遇呂真仙。一日有樵翁負薪求售。某買之。隨寄破笠。及擔而去。笠上遺金釵一股。某適他出。翁來取笠。問某何在。應以他往。翁遂題詩外壁云。金釵付汝供香火。從今始見呂真仙。某駭異。出巷追之。止見一黃衣仙人在天半雲端。因名望仙橋。新沅縣志

尹蓬頭者。北地產也。至元時。爲天慶觀道士。其道服以羊皮綴而尚存。成化間。遊古都。髮累歲不梳。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戶臥。冬者踰月。亦亦五六日。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嘗。嘗謂人。會滬短節。

客約盤四十餘。客戲尹曰。公能盡之乎。曰。能。須臾。噉之盡。孫奭秀才曰。某伯父接尹於市。市有擔瓜賣者。某伯父戲曰。公能盡之乎。曰。能。卽買饋噉。瓜立盡。無餘也。南戶曹李員外。乞予告。一日辰刻。尹見李僕於都門外。僕曰。命已下。至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報李曰。蚤見使者言。已得告。盡趣裝。僕還。質問果然。則道里三千。往來特一飯頃耳。某御史當仲秋赴磨。曰。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知其召已也。魏國館尹齋舍。書當隱几臥。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甚適。魏國憐不信。卽出。

袖中兩紅橘。昇之時。洞庭橘。尚未至南也。南都一貴人。母敬事尹。數數供衣饌甚虔。其所愛孫少未冠而病。庖。察諸擅醫名者。悉告技窮。母乃乞命於尹。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爲。顧太夫人遇我厚。不敢愛我十年功。更肉此白骨也。今直置兩榻。夜與少年四足相抵。纏縛卽臥。尹鼓氣運轉。喉嚨嚕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若大火燃。藏府支節間者。舉體汗如雨注。托臍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七藥。徐服而起。王文成公守仁。禮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遊。其寢處百餘日。尹喜曰。汝大聰明。雖無長生分。其以勲業顯哉。文成慨然。洛陽有野毛頭。長姓者。售偽誰愚。自矜飾。而以問見該洽。

論訛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偽也。敝衣跣足往謁。隨輿隸尊稱之。張方危升高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爲禮。頤罵曰。乞兒辱吾教。尹逡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耶。張曰。夫道難言。頃譚道者何如。左慈之羊鳴。安期羨門之解形銷化。且爾乞兒。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註悟真篇。恐天下爾罵者無窮也。張曰。然則爾曉參同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靈丘。延歷度絕樞奧。稍論敘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怱怱如易。長卦象爻。三教渾合之旨。翻翻千百言。衆驚異悚聽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尹之辯慧不群。遂於立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數十

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直尹睡正熟。謂童子曰。謹以一苴鞋貽爾師。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白所贈。尹曰。是期我遠去也。無何。逆關劉瑾。潸罔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此部集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如公無分。卽出扉。微吟

踏劍乘雲而去。

張文僖公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過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乎。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已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卽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卽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曰。此書亦可一覽計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饒正己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曰。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

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僊果大  
魁天下。官翰林。眷坊。劾閹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  
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樂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  
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  
經。文僊緇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僊後  
居饒正已故址。一如徐仙之言。全上

楊佛子頰下生瘤。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一瘋  
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蓋。卽與殊  
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指佛子瘤。右手拈背曰。  
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餅。三  
日後當過君治瘤。先口授所丹方。佛子未及到家。而疾

步伯瞻其人。遽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人。痛恨不得。  
治瘰方。明早視頸下瘤。忽不見。家人問。何也。捫其背。則痛。  
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全上



駢龜寄

二氏

孔氏之門差稱五霸。况異端乎。空山名利亦有畸人。顧以末流微污。更覺增人痛憾。錯雜筆數。則固曰外之亦以涇之云爾。

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然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微事。舊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削髮出家。則是中國之人爲僧。始於石虎時也。古今原始。晉明帝時。聽氏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爲尼。此中國爲尼之始。全上

宋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室。寄國寄所寄卷十

至是始與僧同禁。全上

紹聖中。有僧遊天台。誤入新昌縣沃洲山上。遇大佛剎。寂無人聲。既登堂。見有官吏治事。徐入法堂。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側立以視。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立於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出。沿燒其身。金及金紫者。不聞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密問吏何爲。吏言平生無戒行。妄作住持。故作此報。金紫者諸王也。僧懼。亟出。至山半。逢數卒驅一老婦。婦婦認是其母。回首闕顧老婦曰。以汝平生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敘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金無寺。指別徑。乃達天台路。

問其日已三宿矣。不復東游。竟還家。母已死。播傳此事。  
長老退居者數人。闕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莫至志  
宋范正敏遜齋間覽云。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  
天台寺。且言寺成。願使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  
欽督其事。紹欽曰。與僧談笑無間。及營繕畢。乃積俸於  
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  
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  
焚之而退。今淮安安東縣埕。倒壞數層。數年前。有一木  
匠來云。願得石灰二百觔。芋百觔。秣米一石。能修一層。  
父老不信。木匠乃自募各物。不用桀索。呼僧衆助工。旋  
成一層。未幾。佈施雲集。埕遂成。人以爲神。而匠卽投埕

下爲僧。後往揚州三汊河。復欲修其塢。以二大樹橫擡第七層。以小桌加樹杪。臨空天半。敲魚念佛。守土者怪而逐之。遂遁去。蕭江筆記

元世祖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爲立其教。賜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其學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佛老之外。又有此一學。全上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旣作僧。嗜酒不儉。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家困臥。一寒暑。忽昏。不知人。俛首長鳴。頓仆於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突出。父畏懼狀宣播。急掩其衣。愈痛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明

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面已肖驢形。數日蹄踠俱備。兩耳翹翹然。哮吼悲鳴。四肢踈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謀欲殺之。寺僧不可。於是畜廐中。弗施轡勒。噓嘶鳴不止。且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舐耳以待。若有喜色。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袁堅志

巴東下巖院主僧。偶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經宿花滿其中。異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滿。復置錢。及金銀皆然。自此院中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驚愕追惜。師曰。我死。汝輩能謹飭自守乎。若藏之不密。適足以取禍。吾今棄之。蓋不欲汝曹增罪戾也。明太祖時。蘇民沈萬三家。有一聚寶盆。置

少亦多。上聞之。取試無驗。仍以還沈。後築應天城。終疑此盆之異。復命取鎮觀音門下。因名曰聚寶門。并徙沈於雲南。觀此。則知王僧之有見。鴻書

姚少師道衍。初侍燕邸。每夜夢與劉太保仲晦寤語。厥後現身佐命。恪守僧律。南屏西山。後先觀化。兩公之賜名。一曰秉忠。一曰廣孝。豈非再世示現者歟。列朝詩集

雲南曲靖府真峯寺碑。畧云。明正統中。真峯有鏡中長老。晝夜不寐者四十餘年。夜嘗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集成串。以煉睡魔。某邑有節婦。年七十餘。臨終授百錢於子孫婦。光磨如鏡。字迹盡滅。子孫婦不解所以。曰。此我守節五十年。每中夜愁心一熾。卽撒此錢於地。比

暗中摸取完。慾火消矣。雜訂筆記

姑蘇劉昌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塚數十被發。十三里河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庵外。方琢石鰲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完。入庵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問此大石從何來。曰在十三里河塚中所出。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是殺牛馬然。劉太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劉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爲

功耶。本朝初年。一僧鎮日坐涼師前門化緣。一侍衛下  
馬問之。則五臺山寺壞其二。募新之。需金三千。侍衛心  
動。爲徧邀同志。捐金如數。付僧去。後數載。侍衛告假遊  
五臺。至則先憶僧所住寺。單騎急往觀所新寺。但見古  
刹頽落。荆棘徧佛殿。寺後忽有琵琶聲。窺之。羣婦歌笑  
也。急馳而返。遇舊僧堅問之。衆僧羣集。灌之酒。鎖一空  
房。以刀一。索一。藥一封。聽其自裁。侍衛悔泣。至夜半。忽  
見屋角有穴。光射入。喜曰。吾當從此出。急以棹杓而上。  
甫出穴。和身墜至山脚。急走呼從人執械往。盡擒之。置  
於法。覩所鎖房。實堅密無穴也。  
楊邦集

程廷敏總角時。與老僧參禪。問何許人。曰江南僧曰江



南草木耳。程曰。草木之中。惟吾獨秀。僧曰。擇其秀者伐之。程曰。伐爲皇家作棟梁。僧詞窘。遂罵曰。進三步必死。退三步必亡。程曰。橫行三步又何妨。僧遂瞑逝。萬壽閣偶談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塞。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而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中。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悅在須臾。以愛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醜行也。疑耀

蘇州有女尼。與士人張生私。因嫁之。有贈之詩者。因

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裘。於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爲尼者誦此。亦增一報云。明倫彙編

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於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將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乃手運棍躍入。至康公帳前。提如猿猴。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吾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挑夫二百挑米。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旣喪兵器。醺灰試鬪。身有白點多者爲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計議。兩人闕至暮。旬

息。賊衣汚滿。遂詣軍門。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剏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葉書二編

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揣其貲重。商又單弱。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土中。越二日。有貴客遊賞過寺。一次嚙鳴不已。逐出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地。悲號發之。二屍出。尸下有呻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於朝。諸僧皆斬。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全上

正德間。山中大家請僧。經於一樓上。女及笄。有時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閉戶姪女。聲言擊已。則殺

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計。疑  
扮盜劫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黨招僧下出。魯從  
之。被縛。公私交捷死。江表

正德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爲神僧。創建佐國寺。  
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遺木。使使者丐乞於  
諸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圓如毬。繪以五采。無翼而飛。  
不歷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貴大商。以首點地。  
作叩首狀。人皆笑迎。爭爲輸金。卽焚香請嚴之地。皆人  
焉。喜舍尤多。今禪師示寂。而使者木毬已槁。斜以高座  
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耳黃

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蘇松海濱。兵民敗走者三十七所。

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  
凱旋。凱旋自天員一陣始。先是倭寇首陷黃陂。杭郡守  
孫公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養僧二百人於昭  
慶寺。三司官以僧爲無能，與鹿園賭酒於湧金門。暗置  
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與決勝。鹿園請孤舟，則  
一僧揚揚而來。教師各持棍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却棍，  
一棍爲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  
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計殺我耶？  
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倭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  
禦之。其將爲天眞、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於是交兵  
大敗倭奴。倭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於蘇。走金

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與月空曰。爾至彼。宜以衆寡不敵。繳禮幣而善辭之。脫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天員者。見講楞嚴經於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於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爲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願與校技。八人攜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群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遶數後。持刀從殿門出。

斫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服。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領杭僧十八名。天員領蘇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勦。又選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密催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二十四把。鈎鎗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旋青備諸身畔。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團。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鑽水取衣。覓其三。餘二亦爲風浪所紛。十一日。天員與朱指揮往八團迎賊。甯提督督無極於六團下營。朱指揮先往八團。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知縣先被賊殺。

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關。賊聞之卽走。天員驅兵至一團之滄家港。遇敵已申時矣。天員率諸哨騎爲先鋒。月空等排陣於後。見賊下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卽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包爲八扛。餌我兵。天員金曰。有搶財物者斬。月空無極橫列陣爲長蛇之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於其內。稍退一步。鈎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含綻花一九於口。賊首遭大王舉扇招賊來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綠排爲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於左右。持兵仰天而揖。置衣包八扛於地。僧兵不爲動。天員引



騎兵左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無極。催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殺。長鎗者奮勇前。截賊舞刀亂砍。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劈手發射。鐵棍從鈎鎗而進。擊死鈎倒之。棍刀手繼之。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鈎蛇循而至。不能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業頭。疑爲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舍死潰圍騎兵。開一角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泥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會守營者共五十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視。乃趙太一妻也。僧某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塹溝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巡檢。二弓兵。卽如金

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兵亦至。相合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被殺者復二十餘人。凡潘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勦滅無遺矣。計僧所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爲伏牛。伏牛亦學於少林者。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於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訪天員。適與高僧相遇。問藏經三千而遍。心閑氣足。學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葉青

黃猷吉清源人。爲淮揚兵憲。以疾歸。家居頗好道術。緇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開者不爲通。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惋曰。吾以問主好道。故來救其厄。

今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  
立秋。其夜火發。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聞者因  
具言所以。視其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畫。大  
口小口。青黃共色。有解者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  
心。秋也。口添畫。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共色。緣也。凡  
染緣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居東集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淫。  
方士必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卽致金幣求授  
其術得之。因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膽  
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翌晨卽歸道士腹中。語世間禍  
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算。一日語道士。某家好女。必

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道士按之。忽在市遇其父曰。公於某乎。我某也。爲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遇者以聞於東廠大璫。璫方止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蓋無依也。大璫以是受上賞耳。哉。

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却之。而心動。曰。汝但隨吾影行。至一庵。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羣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死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辨。但乞哀。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題近百乘。皆出乞化。願以謝過。題既盡。始罷。

後始知婦乃妓女。夫與婦不遇。皆從。嘗入寺垂涎其魁  
而作此。小應具見。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餉之外。絲粟俱無。坐巖前木花下。  
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杖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  
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  
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作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  
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寡往。詢寺  
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迦藍  
貌酷似僧。懷中有疏。即前疏。衆龍神異。喜施千金。燃  
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知像。因僧異貌。遂有  
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鹿牛肉。學大數珠。數十顆。暗

收。皆金僧所爲。其

維揚不復送上一僧。擊木魚。數日不食葷。業豆腐夫婦  
婦憫之。飲以漿。僧以銀一錠爲報。且告曰。某日常飛升  
矣。至期仍在。民詰之。曰。有夙緣未了。問以緣何復。曰。卽  
汝店中少婦。但得交背和衣坐一夕。卽了矣。擲以五十  
金。曰。從我卽携金去。民貪其利。勸婦從之。是夜已代僧  
入篷擊木魚。至曉乃已。又三日。僧仍在。民又詰之。僧又  
擲五十金。曰。和衣坐緣未了。當脫衣一夕卽是矣。民許  
之。入篷代敲魚如前。至曉。僧已擲竿其妻。并前銀俱去  
矣。此其修性常。高真之師也。

祖師沈蓮池。杭州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友死。卽感愴

投筆披緇坐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郎虞  
公淳熙始欲北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  
第矣既卽之京試畢其試題並虞試文皆從杭錄既因虞使  
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  
禪師嘉靖乙未生居杭深山寺中緘口不言休咎人所  
供施甚饒皆以施遊僧以千計靳水徐進士恒菴令仁  
和嘗邀致客榻數日間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  
生死至今所不盡了者名根耳虞公前身為杭城老僧其  
祖嘗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生耳談

萬厯末浙紳為沈蓮池奏請封禪師時批本內決鄭  
妃手批此曰姓尚未除何得云禪遂不允